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説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卹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為證然則

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邪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此孔子之書法也遂繼事之辭也既宅尊位繼即誥諸侯其辭之迫則其勢必有不容已者四國流言之變未遠亟須新天子之號令所以鎮浮議而折姦萌苟其不然哀恫不言之際康王二公豈得已而不已者乎序辭之亟所以發明康王二公不獲已之本心也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太保暨
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
周之朝儀略見於此孔安國謂王出畢門立應門内
南面鄭衆周禮謂王有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
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
路門外則應門之内盖外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

侯主以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仍西伯之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此朝會分班儀也布乘者陳四馬黄朱若匪厥玄黄之類皆庭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者王朝謂諸侯為賓謂諸侯之孤卿為客諸侯致辭貢其圭幣一二臣衛猶言二三臣壤奠猶言川奠澤物之奠謂土産也皆再拜稽首蓋拜而獻其幣也王

義嗣德荅拜者言非常禮新履尊位義諸侯之嗣德不忘故荅拜而特受其幣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者此會朝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故太保與芮伯咸進相揖移位少前與在位者皆再拜稽首而進戒也乃若周官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常朝之儀爾非新天子

朝諸侯羣臣之儀也

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此進戒之辭也堂堂大邦之殷而皇天改其命先儆之以天命不易也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者復告以文武之所成就葢自憂患艱難得之也羑里之困厄莫甚焉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乎不順天

所以畀付文王而進德作聖者庶其在此而武王則親傳之於文王也故謂之誕受羑若文武得之於憂患艱難故能視民如傷軫恤西土蓋身常履之推己以及人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者時成王未謚故謂之新陟王賞罰謂之畢協蓋無不合於理所以人心悅服故能戡定天下業垂後嗣也成王緝熙光明之學與夫禮樂敎化可舉以告康王者固多今獨舉賞罰之末以戒似非責難之

義蓋康王自為太子冑保傅之教固已識其體矣

令而嗣服見於用者方自此始賞罰學之見於用者

也盡己之性然後能盡人之性一毫未盡則物不能

徧察而賞罰不能無差成王賞罰之畢協是乃其學

之緝熙光明者也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豈導

康王以窮兵黷武哉守成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

志故告之以奮振自彊大戒戎備無弛惰而隳壞祖

宗艱難寡德之基命也不知畏天不知憂患不習世

故不自振起乃繼世者之所共病故召公必精言之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
平富不務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
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
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
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論文武非深達君德而明仁體者不足以與

此丕平富者覆載溥博均平富養至仁無外之體也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況文武之仁溥博如天何由復務咎虐乎不務咎若不待言所以必言之者葢形容文武天地發生之心粹然專以愛育長養為事猶孟子不嗜殺人之論也是心也有毫髮之未盡則不得謂之底止其至有毫髮之未實則不得謂之齊壹於信曰底至齊信者又所以形容是心之盡而實也篤實則輝光用昭明于天下表裏之符也則亦有熊羆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者非一人也使在庭之
臣猶有未竭其忠力者固爲吾心之未孚若曰聖而
無待於助則狹隘私吝愈非是心之體矣莫非命也
順受其正則謂之端命文武君臣盡道以正理而受
正命於上帝端直相當無少回曲也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訓順也順其道而付畀四方天非有加損
於其閒也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者言文武既
得天下均天施而分天職與天下共守之乃所以顧

存後之人彼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盖不知天者也
胥相也暨與也言一二諸侯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
屛之意綏撫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于先王先
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謂之服于先王者天下
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
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己有也雖爾身在外乃心
罔不在王室心者身之綱王室者諸侯之綱諸侯而
不在王室則旣失其綱渙散悖亂無所底麗矣此乃

君臣相勑戒之至意初非欲其嚮己以自利然藩屏捍衛之意亦在其中特不可以私覬之耳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總戒之以敬奉憂恤所當順者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順焉惟止其所者斯知之矣康王以天子臨諸侯有征伐焉有刑罰焉今悉置不言獨戒以無遺我稚子之羞退託謙沖不以威力要束天下感人心之至者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吉凶異容發大命而告諸侯故服不得已而變羣公
既出即反其初亦足以見康王之冕服在事而不在
己也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武成歸獸之後既垂拱而天下治矣終武王之世未
聞以商民為慮也管蔡武庚一摇之後懲治化養更
三紀而始復平何哉蓋新善未固固為易奪而舊惡

之再動者蔓延連綴尤難乎其剪除也噫豈獨商民為然哉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周公之始遷商民也命之宅爾宅畋爾田而戒長治之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所以安反側而平危疑也至於君陳則商民寖服周之化矣於是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始表其善者而出之使惡者知愧而自勸猶未大區别之

也至於康王則世既變而風既移矣所謂頑固而未移者蓋猶稊米之在太倉爾茍兼蓄而并容之則餘孽不盡將復為良民之害於是冊命畢公分别居里不惟惡不能染善而為惡者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郊之政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冊命之日蓋康王十二年六月六日也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即文武之廟而發命重其事也保者養也釐者治也曰保釐則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之類蓋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觀保釐二字而一篇治體可舉矣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以文武之敷大德始能受殷命言得之難也以周公之左右輔相始能綏定厥家言安之難也所謂殷之頑民則尤其難安者周公尤謹之而不敢忽遷于洛邑密邇王室親與之居朝夕浸漬入於典訓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方移言教養浹洽之難也令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矣前人積累艱難至此而我一朝享之甚可懼也況道有升降一泰一否回復無窮可不

思所以維持者乎所以維持之政要必由風俗變革而後可法制以束之智力以持之可暫而不可久也既曰世變風移矣而猶欲其俗革者風移雖靡然從善未若俗革則舊染之習無毫髮存至是而治始可保也不臧厥臧民罔攸勸革俗之道也君道當識其大者商民之餘俗欲事事而革之顧不勞哉善其善者以率之則民斯勸矣命畢公以保釐臧厥臧之大者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天下之大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盖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而忽焉亦非所謂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惟勉於德者貫穉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康王此言不特善形容畢公之德亦見其拳拳於師保觀之詳而察之精也弼亮四世正色率下

罔不祗師言言畢公輔導四世風釆凝峻表儀朝著若小若大罔不祗服父師之訓德容之威重衆望之孚信養之者葢非一日之積也休嘉之績在於先王之世者固不可一二數矣康王於此復何疑哉惟知委心以聽而已極敘畢公之功德所以歸重畢公而將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

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康王不敢以它煩元老保釐東郊者乃周公之事是以敢勞公一行言之敬而待之尊體貌重臣當如是也自旌别淑慝而下皆告以東郊之政也旌别善惡表其宅里此爲友民之族彼爲頑民之閭則善者益彰而惡者亦甚病矣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

臭傳將百年而未泯所謂立之風聲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惟風聲所傳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此先王所以維持後世者也所以科擇不率訓典之徒而殊其井疆者豈真欲絶之而置於人類之外哉乃欲使其能畏慕卒歸於善而已是則旌別淑慝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或以召亂康王之後要必論其世也因區別井閭遂併與郊圻封守而整齊之郊遂之制建都之

始固已畫矣曰申畫者復治之也溝封之險建都之始固有守矣曰愼固者謹備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堙世平則易玩時緝屢省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者政事安重辭令省實深懲作聰明趨浮末之異好凡論治體者固皆然在商俗言之尤為對病之藥蓋其俗靡靡利口是賢餘風未殄政當以渾厚敦朴鎮之畢公所當深念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此論商民之病源也故先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祿之家不可槩謂之無禮法也逸樂豢養之所移其能由禮則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不知忌憚天道虧盈而益謙則悖天道也

甚矣興門之俗儉衰門之俗侈家之衰敝其化未有不侈麗蓋萬世而同流也古人論世族之病必舉而歸之驕侈此乃商民受病之源也兹殷庶士席寵惟舊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則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誇于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殆將以惡終矣賴洛邑之遷式化厥訓拯其將亡而教育之蓋再生之賜也教育

之久雖已收其放心所以閑其邪則甚難此畢公所當講也資富而能訓所以使民之永年徒資以富而不能教將不能永底民之生矣畢公治商民承三紀富庶涵養之餘訓廸而閑其邪者葢不可後也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夫豈外立其教以訓之哉心之實然者謂之德心之當然者謂之義體用具舉此盡心之學訓莫大於是也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者善無證則民不從然亦不出其心之所同然也古之教者不陵

節當是時商民既收放心矣故可以德義之訓示之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
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康王之時四方既無虞矣猶曰邦之安危惟茲商士
蓋保治兢業之心也保治固當不忘兢業苟惴惴然

懼其變亂加意而治之非過則不及矣秦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唐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反致大患加意之害也故康王命畢公治商民惟使之不剛不柔然後許以德之允修蓋偏剛偏柔皆私意之為而非所謂德也惟周公克慎厥始遷商民之初造端正始不可少差也惟君陳克和厥中繼周公之後保養撫摩以和為貴也惟公克成厥終有周公君陳而無畢公以成之是耕而不穫

前人之勤勞皆虛弃矣終之之責為尤重也曰慎曰和曰成義雖不同心之協而底於道則同蓋皆不得不然之理無二本也聖賢相繼理事周浹則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康王亦坐享其成而永膺多福矣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無它焉王畿四方之本自源流瀬推而放之也康王復勉畢公以於此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子孫順其成法得以為治畢公四世大老豈有意於立後世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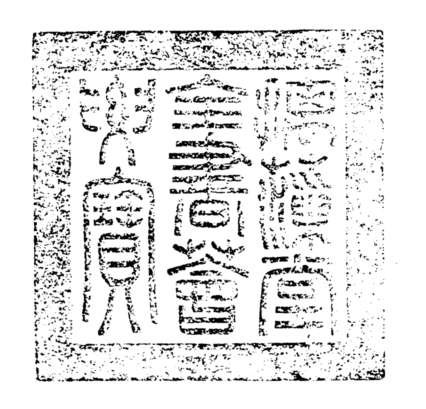
勳德之隆亦宣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盖相期以無窮之事業乃尊之之至孰敢以名譽誘公哉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畢命之篇前頌而後規畢公非待規者也三代君臣相與警戒無時而不存未嘗以盛德廢也人之於事不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大抵不出此兩病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無徒憚其難惟當

盡其心也罔曰民寡惟慎厥事無遽謂之易惟當敬其事也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又終勉之焉東郊之前政君陳猶可休也周公豈易休乎康王之望畢公者弘矣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增修書說卷三十三至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百三十二 經部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三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之書存者三篇君牙冏命初年之書也呂刑末年之書也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固有明文君牙之篇曰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冏命之篇曰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則皆初嗣歷服之言也與呂刑所謂仲叔季弟幼子童孫其辭氣薪陳

稚耄大有逕庭先後之次盖無可疑者穆王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矜初心復還謂之全德則駁猶不失為周之令主也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作君牙

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
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
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世臣與國升降者也重光奕休之世必有世篤忠貞
之族同休共戚功名隱然為社稷之鎮其後嗣王亦
再三嘆頌之而不忘是非隆門閥而進膏粱也念舊
記功忠厚之澤所以長茍喜新厭故則典刑墜地而
國從之矣此欒郤胥原降為皂隸叔向所以憂晉之

將亡也觀穆王惓惓君牙乃祖乃父之意周之歷其未艾乎穆王嗣守文武成康遺緒顧瞻先王之臣左右厥辟以治四方今無其繼獨當重責此所以心之憂危若蹈將噬之虎尾欲泮之春冰也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庶幾君牙之象賢命之輔翼而使踐其世職也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亦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方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

益親臣主蓋一體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告以司徒之職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司徒之所以教也自設教言之謂之典自秉彜言之謂之則皆是物也弘敷者大為之防而範圍之也式和者從容以和而化養之也凡此皆敎也敎之本則君牙之身是也正也中也所謂民之則也民莫不有

則流動遷變而莫或察焉正賴夫君牙之身教而為之作則也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勉君牙之為民作則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故又以養民之難告之暑雨祁寒之怨咨此穆王深知小民之艱難也時方暑雨小民之沾體塗足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

廣廈而忘之也時方祁寒小民之裂面墮指者殆其怨咨乎不以處温室而忘之也穆王一遇寒暑深恤民瘼如聞其愁嘆思欲人人而濟憂乎其難舉以告君牙盖欲其共此心也君牙體此而篤於養民深思其艱以圖其易民庶幾其寧乎思之既艱易將自見先難之義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

命追配于前人

穆王歎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如此前人之為子孫計者既無所遺所患者後之君臣不克負荷而已故勉君牙以敬明其訓奉順先王荅揚文武之顯命以匹休于乃祖乃父焉敬明云者以君牙生長典訓之内懼其或玩故欲其提振而發揮之也後世之治隨失隨救所立之法鮮有能終其身由文王武王而至穆王葢百餘年矣而其謨烈無偏之可指無隙之可乘

創業垂統信非三代以下所可及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復告之以守家法也君牙位公卿矣家法之守興廢豈特一家之事民之治亂在兹也信能守家法而率循其祖考所行斯能顯其君而有致治之功矣克左右亂四方是固其祖考之所行也穆王諄諄告君牙守家法夫豈狹之以專門之

學乎葢名臣之後要必先識其祖考之規摹風烈由是而推之其學固將有次第也近而祖考有可法者焉猶不之省於其遠者何有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

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作冏命

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君牙大司徒略等流風猶未遠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創業多憂勤守成多逸豫使守成而察之也則憂勤

宜甚於創業何也汎掃區宇請命上天有以受之則固有以居之也承平繼成之主免於阿保而坐享前人之天下果何以得此哉惟予弗克于德而嗣先人宅丕后是以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而求左右之助也穆王其習而察者哉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忠良也别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曰罔匪正人盖髮櫛而苗耨之不容一末堅正者厠乎其間也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令必先言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盖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内外交相養亦聖人不

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欲謹之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辦哉穆王既述文武之聖猶賴左右之承弼退然反顧益覺其質之無良益知不可無左右前後之助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前烈此其求助之力也從容浸灌漸以入之在人臣自論輔迪之法則可若君求助於臣而亦使之姑徐徐云耳則

意先不篤忠言亦無由而進矣故穆王必望其臣深繩其愆痛糾其繆無一毫假貸變移感格其非心以繼文武之盛烈言之力求之切如此庶幾其臣展布四體而無所隱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治有體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苟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御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率其僚則其僚莫不勉進君德交相修輔以補袞職之闕矣固無待穆王之徧告也使伯冏精擇其僚則其僚莫不質厚敦朴便佞屏跡藹藹王多吉士矣固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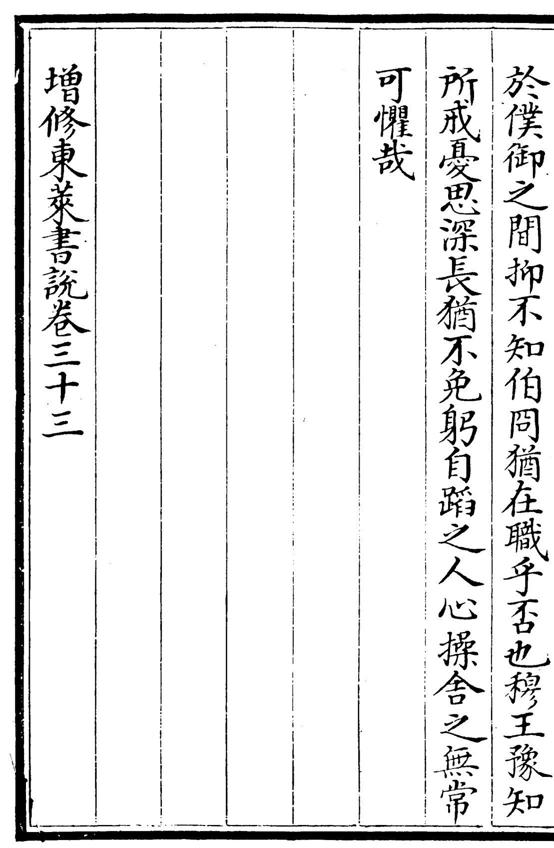
穆王之親擇也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者乎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薰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

亦莫或齟齬其間矣自聖之證既見則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穆王既告伯冏簡乃僚而嚴便辟側媚之戒矣至此又戒以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者葢自量其執德之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者漢唐之嬖習更相表裏靡不以利合則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病也伯冏而有一於斯則下負職業上孤委屬而刑之所當加矣穆王命伯

冏固選擇而任之乃防其昵憸人又防其嗜貨賄又防之以曠職慢上之刑殆非所謂任賢勿貳者葢以所繫至切憂之深而防之過非謂伯冏真有是也然自盤庚總于貨寶之戒至此篇又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聞數數以貨飭其臣也噫其商周之衰乎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彛憲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



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增修東萊書説卷三十三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四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世衰則情偽繁人老則經歷熟穆王之時文武成康之澤寖微姦宄日勝其作書於既耄閱世故而察物情者亦熟矣故古今犴獄言之略盡用刑者所宜盡心焉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此書之作葢命呂侯以司寇因而訓告諸夏以贖刑之制也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葢臯陶作士斟酌出入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煩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臯陶之際則有閒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百年耄荒乃倦於萬幾之時也哀矜之意猶不能已
方且度刑以詰四方穆王之於民厚矣嘗論穆王之
氣質稟賦蓋有甚絕人者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
方雖曰失道要非齷齪者所能為及其改過於血氣
既衰期頤篤老之際訓告四方上引遂古下極民情
琅然精明亦加於人數等受於天者如此使有周召
之徒養成之豈易量其所至哉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

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序書斷自堯典蓋文獻不足無所考證東遷之前大訓河圖之類尚藏王府故三皇五帝之事尚見此書

不可不詳玩也鴻荒之世渾厚敦厖開槩亂之端者蚩尤其先也故曰蚩尤惟始作亂惡力既盛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化於為惡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極敘其惡之情狀也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指惡為善也矯虔者矯偽虔劉之謂也惟蚩尤惡力之盛民皆化之故雖剪絕於涿鹿而餘毒遺孽復為苗民覆出為惡弗用靈善所以聖人不得已制刑法以治之此穆王推原其刑之所由起也元者善之長開

闢之元有善而無惡有德而無刑反善而有惡懲惡而有刑用刑之端初不始於聖人也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此言非特刑之端不始於聖人至於刑之事亦非始於聖人蓋苗民先創作五虐之刑自號為法殺戮無辜始過為劓刵椓黥之制故聖人不得已用其所自為者還以治之於是刑辟興焉使苗民未創為五虐之法非惟聖人不忍開此端斷割屠剝之慘泰和生育中亦不容有

此端也麗者施也言苗民於此施刑不分輕重并為一制隨意戕殺罔復差别枉直之辭暴虐愈甚則姦宄愈不勝惡氣所動民皆悍然興起更相漸染泯泯棼棼顛倒錯亂略無毫髪誠信曰罔中於信者不與信相當也以覆詛盟者無所聊賴肆為欺誕幽顯兩無所畏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形於聲嗟竆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民心之反天意之還也惡運之極治原之

開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勝復之理然也報虐以威者因黥之虐報之以墨因椓之虐報之以宫猶空谷之報聲咸其自召而我無心焉所謂天討也無世在下者遏絶之使無世緒在天下也皇帝說者以為堯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也非堯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蚩尤三苗之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不相通君蒿妖誕之説舉皆屏息然此非專重黎之力亦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

精白一心輔助常道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敢葢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之所以得舉其職也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清問者明目達聰無纖毫壅蔽之謂也苗民既遏絶

矣鰥寡猶有辭于苗者盖苗在舜世合散靡常前章所謂遏絶苗民者討其元惡大憝也此章所謂有辭于苗者言其遺孽餘種也考於虞書或伐之以大禹徂征之師或治之以臯陶象刑之叙大小非一端先後非一時也惟苗民尚有遺孽餘種為鰥寡之患故舜於此益加自治焉曰威曰明皆繫以德反本自治之謂也不求威明於外而反修其德盛德之至不怒而威無思不服不察而明無隱不照惟畏惟明云者

此威方可畏此明方可謂之明也威明並用君道立矣然後分命大臣授以為治之綱焉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正其心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定其居也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厚其生也是三者皆致力於民之大者故謂之功恤功于民心誠恤之而戮力於此也伯夷所降之典天地人之三禮也當是時承蚩尤三苗之敝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之絶地天通固為之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也故伯夷於

此降天地人之祀典以祈民之邪妄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摧敗銷落蕩乎其不留矣是所謂折民惟刑也主名山川者因九州之所主山鎮川瀆以名其州奠六域而使民各有攸處也農殖嘉穀者班播種之法而為農者始知耕殖之方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土降播種當在所急而伯夷之降典若緩而不切然抑不知伯夷之降典所以正人心人心不正雖有土安得而居雖有穀安

得而食諸穆王首述伯夷之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除神祠然後人為善其旨微矣正其心定其居厚其生三者之功既成而殷盛則所以防閑儆懼之者不可廢於是乎臯陶作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焉約飭限制斯民于刑辟之中非使之畏刑也所以檢其心敎之祗德也心之祗敬德之所以存也後世或謂臯陶不與三后之列蓋未嘗考呂刑之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于臯陶之刑勢不

得與伯夷禹稷雜然並列也言固有實主也三后云者猶曰三人云爾豈若後世特立標榜如三君八俊之謂哉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之合輝光發越而四達也罔不惟德之勤者觀感動蕩而不能自已也故乃明于刑之中率

乂于民棐彝者民既知德矣故士師所明之刑無過無不及率皆治民輔迪其秉彝而保其德所謂刑罰之精華也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苟其無本則前數條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

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穆王既論皐陶之刑矣此所以戒當時典獄之官也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即為利誘不過兩端而已訖者不行之謂也威不能屈富不能淫豈無道乎敬忌罔有擇言在身示之以進乎此者之日也一日敬忌豈遽能罔有擇言在身惟敬忌之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至于言行無擇之地然後能造乎天德矣不言行者舉一以包之也元命天之休命也刑辟

之命而曰元指用刑之本心也曰自作者既造天德則輕重上下無非天理而天不在外也用刑至是則祈天永命功在王室祭於大烝配於無窮在下者對天之辭也穆王將使典獄者免於威富之兩患必極言之至于天德則豈易乎哉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

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獄重事也不察者或視以為刀筆吏之事故穆王明告司政典獄使知其職分之大焉五刑五用是謂天討雖君不得而與焉司是柄者非君之臣乃天之牧也故曰非爾惟作天牧盖呼而警之使知其任之重如此將何以居之哉要必前有所法後有所戒遵夷軌而避覆轍庶幾不為天位之辱也伯夷之監告之以所當法也苗民之懲告之以所當戒也伯夷播刑

以啓迪斯民特刑之理耳自典獄者言之未若臯陶明刑之切近捨臯陶而使之監伯夷者盖三居五服彼固朝夕之所從事監于伯夷則所以探其原也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獄情之輕重所當施者既漫不加省矣至于斷獄亦未嘗擇吉人俾觀五刑之中獄既不得其情斷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則所謂庶威者初無定法奪於貨利相與為市而已斷制五刑無非私意以亂虐無辜逆天悖理此上帝之所

不蠲而咎之所以降也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罪大而不可解也職刑者天牧也苗民擅為己有而斷制之其殄滅也宜哉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㓜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頼之其寧惟永

穆王享國百年矣視其臣民老者猶兄弟少者猶子孫呼之來前庶其感格以從命不敢必人之已從意篤情親厚之至也切意之參錯訊鞫之變遷極天下之勞莫若獄苟有須臾厭怠之心則民或不得其死矣故必告之以勤今爾罔不由慰日勤所以安行而自慰止在乎無日不勤也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必嘗憻然後戒雖曰知悔方其憻時安知無失其平者乎天齊于民

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者申告之以不可不日勤也刑者天之所以整齊斯民而典獄者特承天意以終其事者也使我一日曠職不能終天之事則是柄將改而在它人矣自君言之紂之炮烙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武王也自臣言之苗之庶戮不能終天之事而終之者皐陶也其可不懼乎其可不日勤乎其可不祗敬迓天命以承之乎穆王以奉天為心者也司政典獄能奉天命則為能奉穆王矣雖人之所

畏者勿畏也雖人之所休者勿休也心不外用惟敬五刑輕重出入皆所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是乃敬逆天命之綱條也天子以天下為體者也天下典獄者皆若是則一人有慶矣兆民之命寄焉則固頼之者也導迎善氣培養根本國壽其有不延者乎獄之所繫蓋如此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

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其罪惟鈞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前數章反覆告戒至此始須贖刑之令言之諄而不敢易也刑而謂之祥好生之徳既見於發語之端矣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三者之審民之所以安也何所當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

所當敬豈非用刑之際乎何所當度豈非獄辭之所逮及者乎不擇典獄之人則有邦有土者雖有哀矜之心亦無所施矣既擇其人然後居敬行簡以臨之先後固有序也獄辭之連逮古今之通病酷吏以多殺為功貪吏以鬻獄為利惟恐株連枝蔓之不廣漢世詔獄之所逮蓋有至於十餘萬者矣苟於追逮之時審度其必當逮者然後逮之刑之所以簡也兩造具備兩争者皆造於庭非偏聽也師聽五辭羣有司

同聽其辭非偏見也獄辭所及既欲審度而兩造復欲其具備蓋所不當逮者不可攝一人所當逮者不可闕一人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獄辭雖衆麗于刑者不過五故謂之五辭羣有司同聽其辭簡核孚信隨其輕重而正其刑此情法相當者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以是辭而求是刑參差而不可簡核則罪之疑者於是正五贖之罰以待之此情法不相當者也至於罰之猶不服察其果無辜則正于五過宥過無

大蓋直貸之而已古者因情以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此古今之異也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每降愈輕矣刑固欲輕以私而故縱則非天討此所以嚴責典獄者五過之疵而待以惟鈞之刑也故縱而宥以五過其疵病大率有五官者權勢也反者報德也内者女謁也貨者賄賂也來者干請也既使之與所縱者同罪復勉以其審克之審者察之之謂盡其心也克者治之之謂

竭其力也盡其心竭其力則私不能奪而防微别嫌者亦無所不至矣夫然後可免於五過之疵也自此每條多繫之以審克皆丁寧之使盡心力而為之也五刑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罰五罰之疑有赦即所謂正于五過觀下文五辟疑赦而為罰則五罰疑赦而為過從可知也皆欲其審克者當赦而不赦不當赦而赦所害皆不輕也簡孚有衆即所謂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惟貌有稽敎之以簡孚之法也辭或可

偽而貌不可揜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推此而稽之蓋有所不得遁者矣無簡不聽具嚴天威者不經衆人之簡核則獄雖成而上有所不聽所以如是求詳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衆之所簡孚即天威之所在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

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

此贖刑之令也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六兩曰鍰自百至千稱其辟之輕重而為金之多寡也五辟之疑既赦而從贖矣每條必繼之以閱實其罪言之屢辭之復者出死入生輕重固大不等毀支體之與捐財貨輕重亦大不等也死生刑贖定於俄頃安得不每閱其實乎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穆

王之三千雖增於舊然枚數之則墨劓所增者各五百皆輕刑也宮所損者二百大辟所損者三百皆重刑也剕不增不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

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

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刑者律也比者例也罪無正律舉輕以明重舉重以明輕所謂上下比罪也三千之刑可謂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罪不免於上下以求其比以是知天下之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無僭亂辭者既無正律所恃以為依據者獨其獄辭耳苟又僭差而亂其辭既

無定法復無定辭將何所依據乎此例固有昔嘗有之而今不行者矣故戒之以勿用不行也惟察惟法其審克之盖以既無正律察其法尤不可不致詳也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者法重情輕法輕情重斟酌陞降要必有以權之也是權也一毫私意未盡猶不能皆得其平惟克天德然後能與乎此也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者有一人之輕重前所謂輕重諸罰有權是也有一代

之輕重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刑亂國者欲齊乎新國之輕則非齊也刑新國者欲齊乎平國之中則非齊也惟通其倫類識其要會然後知不齊之齊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者贖罰之所懲雖非死傷然殫其資財人固已極于病矣此穆王哀矜之無窮也此心不厚者必謂免汝之死始取汝之財為惠已多方為德色寧有猶憂其病民者邪穆王於人之輸財憫之猶若此況於真用五刑此心又可知矣非佞折

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者穆王憫斯民之篤故於治獄者獨識其眞佞口才者世俗所謂能折獄者也穆王乃舍之而屬意於溫良長者蓋深知區區辯慧之不足任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心誠求之不中不遠故其所折之獄無不在中也察辭于差非從惟從者雖得長者以折獄而治獄之法不可偏廢理事要當並舉非如後世以頽然土木為長者也辭之實者屢訊屢鞫前後如一欺罔文飾者雖巧於對獄其辭要

必有差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偽辭乃所以從其眞情也哀矜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者以哀矜之心折獄既有其本至於議法之時必澄定其精神澡雪其耳目然後啓法律與衆占度裁其輕重則咸庶幾協乎中正當啓刑書之際民命所繫豈容有少昏惰亦豈容不博盡衆議乎蓋過此則其刑之矣過此則其辟之矣於此時固不可不審克也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

論刑既終申之以奏獄之戒也獄辭之成既得其孚信輸之於上不可變易情實必如其本辭然後謂之孚也一人而有數罪一罪而有數法奏其刑於上必皆備載而上之人斷獄則并兩刑而從其一重者以斷之焉陳其數者有司也制其義者人主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

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履之而後難及之而後知穆王臨御之久飽於世故此其言所以多懼也朕敬于刑有德惟刑蓋眞知刑之所當敬非有德者誠不可以付此責也五刑天所以左右斯民而司刑者代天行罰作配在下奈何其不敬哉明清于單辭以下告之以敬天之實也獄辭有單有兩無證佐者謂之單辭聽之為尤難曰明而

復曰清盖篤敬之至澄之又澄表裏洞徹然後能不待證佐而坐照其情也單辭固難聽然不常值凡日之所聽者無非兩辭也故復戒之民之所以治罔不由中聽訟之兩辭而有偏仄是將無所措手足矣其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乎家云者出没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為橐橐窟穴者也其所以如此者盖必有所利而然故戒之以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使之知獄貨非所以為寶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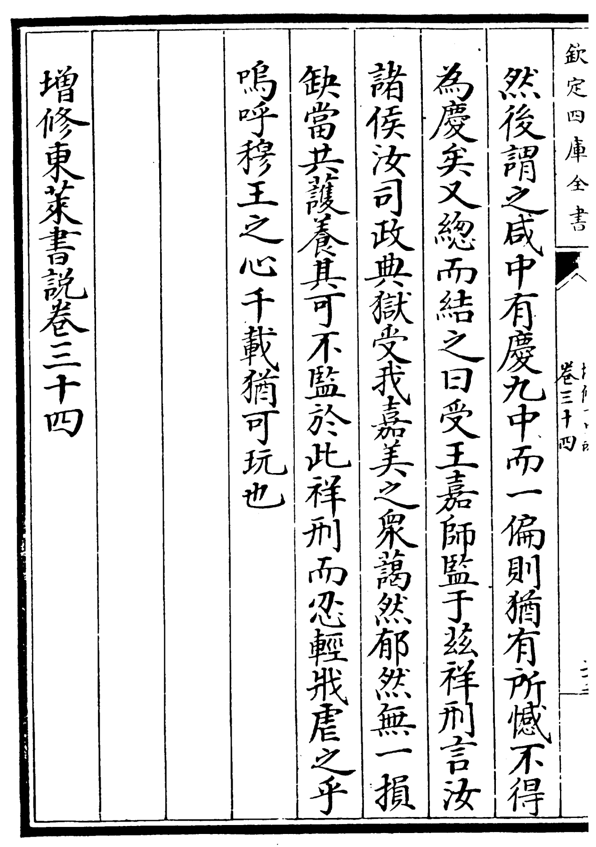
聚汝辜罪之功狀終有時而償取貨之時固欲其多至報以庶尤之時衆罪交至豈汝所能勝乎受貨爲富若可喜計貨爲罪誠可懼也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人之於用罰固有時而知懼矣然或警或肆非所以爲永畏也固有時而偶合矣然臆度揣摩非所謂天德也未至乎永畏未造乎天德我有須臾之間而民已有死生之差矣惟人在命畏若之何而不永德若之何而不天也茍用刑失中不協于極

則干天之罰播於庶民者亦略無令善可稱之政於天下流惡為無窮矣穆王此章告官伯族姓髙則望之以天甲則防之以貨其語若不倫者蓋克念罔念特一息之間耳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徳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

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至於末章之
所訓迪自中之外亦無它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
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干譽或上或下欲以德
名而實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
可也其施無心其行無事本非作德而德莫加焉此
所謂德于民之中典獄者之大法也哲人惟刑待之
尊也無疆之辭期之遠也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教之
以密察之工也屬者繫屬之謂以罪繫法各協其極



然後謂之咸中有慶九中而一偏則猶有所憾不得為慶矣又總而結之曰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言汝諸侯汝司政典獄受我嘉美之衆藹然郁然無一損缺當共護養其可不監於此祥刑而忍輕戕虐之乎嗚呼穆王之心千載猶可玩也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四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五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風氣之推移治道之開塞必於其會而觀之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則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則為春秋為戰國乃消長陞降之交會也故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頽惰之意亦已見於辭命之閒學者所當審擇而明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周書之所載以秬鬯錫其臣者凡兩見周公勤勞王家治定功成而成王始有二卣之錫東遷之時視卜洛之時相去果如何也平王之錫文侯之受曾是以為足乎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蓋貶之而且傷之也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

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文武之精藴平王何足以知之其言乃若知本原者
蓋生長保傅之閒聞見之所熟雖習矣而不察猶能
舉其語也惟天聰明明德者天德也克慎者維持保
養天德所以存也德聚則升形則著矣昭升敷聞達
于上下而無閒帝命之所以集也二帝三王之書其
始篇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其終篇曰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

下帝王之學天人之際老師宿儒之傳無毫髮差也平王則徒舉其語而不能察者也降是則異端並作言帝王者始支矣文武之明德如是故先正之臣始克左右昭事厥辟蓋君德不明其臣雖欲展四體布心腹有不可得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此非至明者不能自古從諫者隨其分量固有多寡輕重之間至於小大謀猷罔不率從非明白洞達兼忘人己者不足以與於此肆先祖懷在位者文武之德明著深

厚故成康以降懐而不忘傳世襲位之多意味初未甞斷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王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犬戎之禍西周之亡實幽王之愆也而平王乃曰閔

予小子嗣造天丕愆過則稱己猶有周家忠厚之遺也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推本禍亂之所由也百圍之木膏液内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純大也戎狄之禍所以如是之大者以吾民之膏澤殄盡而無餘故也使尚有一毫未殄則戎狄亦必猶有一毫忌憚矣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平王當喪亂之時環顧在位者皆新進晚出略無重德宿望可分憂

寄又內顧己之才不足以勝撥亂興衰之責徬徨不知所為所望者四方諸侯而已諸侯之惟祖惟父服享王室其誰念此而憂恤朕躬乎又嘆息而思諸侯其誰有宣力于我一人不替此心而永安我位者乎方想望之時得文侯者左右而扶持之故喜之深稱之屢而不能已也昭顯祖追文武會紹乃辟追孝前人文侯未必真能踐此語也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許之不知其過也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

而使不絶也汝多修扞我于艱文侯周旋扞衛其功
固多平王不自意得之視之則尤多也若汝子嘉因
褒文侯而有感於諸侯之不至者也平王之失大抵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自任者輕延頸企踵以望諸侯
之拯救而不思自反以進彊君德燕昭王小國之君
也慨然有復讎之心而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
自趙往燕始未嘗有一士也茍有是心則千里之外
應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所以終於東周者蓋於此章見之平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時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君臣釋然遽自以為足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

報矣曰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敎之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勉之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之君臣如此周其終於東乎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馬牛之利病曲折纖

悉若老於行陣者孰謂其長於深宫之中而豢於膏粱之養邪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匪紹匪遊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于宣王其叛其服繫國之興衰每有一變朝廷為之摇動殆非小寇也曲阜

之地與二寇鄰周公當國而伯禽就封焉謂不自處危地以率天下固量周公之淺者然不擇安以遺子孫亦足以見聖人大公無適無莫之心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戎狄之於中國每覸釁而動伯禽免於保傅而撫封於魯淮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欲乘

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敹甲胄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於一事之中又自有序焉甲所以衛身胄所以衛首干楯亦所以捍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序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戎備既修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除治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師行之變也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盖師行遇風脊亂奔逸雖非所常遇然衆散兵潰常必由之乃軍中之深忌不得不預戒也當此之時惟宜鎮之以静故戒其本部按堵

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惟嚴之以越逐之刑使之森然各守部伍則潰亂者將徐而自止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它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敬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於祇復之賞而憚於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它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繩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哉至於師旅所經

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此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於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

夷並興今所攻者獨徐戎盖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以期會為本芻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鄉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寇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東郊則其受兵之地故所起者三郊三遂而已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

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爾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板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於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二帝三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之以費誓者以

法制之在故國猶可因也受之以秦誓者以理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而因伯禽之法馴致其道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秦穆因杞子之間潛師襲鄭書法宜曰襲不宜曰伐師未加鄭移兵滅滑書法宜曰滑不宜曰鄭正其出師之名曰伐發其謀也正其受兵之國曰鄭誅其心

也兵端發於鄭而加於滑晉何預焉晉襄公帥師敗諸崤乘人之隙者人亦乘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還歸作秦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恐性將以進於二帝三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如此書之序春秋之策其同一筆乎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訖之為言盡也盤之為言樂也順理而行無非盤樂使人盡自知是理則天下無復事矣惟不能使人人皆然此憂患之所由生而古人之所深歎也是言也穆公疇昔固聞之於此而謂之羣言之首蓋歷事變而始知其有味也前日秦固無事之國也無故冒利興師自取禍敗鄉師而哭之際憂沮困辱果安從生乎於此時而味此言信乎其為羣言之首也責人斯無難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曰俾曰艱非真從事於

自克者不能為此言也責人則固無難矣至於受人之責茍私意猶有毫毛之未盡則聞規聽諫亦必有毫毛之齟齬雖弗違之迹不見於外隱之吾心蓋莫能掩也渝除滌治俾略無扞挌沛如順流其為力豈易乎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自怨自艾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然思之切而進之勇也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髪則罔所愆

此穆公自敘受病之源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忌語辭也如抑咎亏忌之類非不知其老成徒以其不能委曲就己而違之非不知其為新進姑樂其順而親之此正平日受病之源也自今觀之雖則私情云然要必稽謀黃髮始無所失蓋經事歷變知老成之眞可信而益知私情之不可狥也尚云者庶幾乎此而不敢必乎此此用力之難者之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穆公之心一復則向背好惡從而一變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也今乃以庶幾有之自多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夸過門超乘者也今乃以庶幾能不欲自喜截截巧辯能移人之辭者亦前日求之惟恐其少者也今乃謂其徒實繁而厭惡其多方寸既改羣動皆新舉秦之朝自此將廓然無事

乎曰尊老貴德之心欲其保養之而不復替也喜功

生事之習欲其防閑之而不復萌也憸邪讒佞之徒

雖已知厭惡又欲其去之不疑絶其本根而不復殖

也所當從事者方自此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

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昧昧之思深潛篤至非浮揚輕略遊意於膚革之間

者也惟潛心之篤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眞而言

治亂之效甚決小知者大受之賊也斷斷專慤而無

它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

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

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

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

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遂也小人之於君子
不惟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
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未遂雖欲自
己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當穆公
作誓之時百里奚蹇叔蓋立於其朝而猶曰如有一
介臣豈非善端初復略見二帝三王之規模思得大
受之士以共此而於二三臣者意有所未乎嗚呼
當是時安得眞儒大人迎其善端而充之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懐亦尚一人之慶

穆公誓衆之終慨然興歎以謂邦之杌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榮懐亦庶幾一人之慶非它人事也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所以勤勤懇懇者豈徒為觀美哉蓋無非誠心實語也漢唐之君怠於為治及待其臣挽引督趣而猶不知勉者其亦未嘗味穆公此語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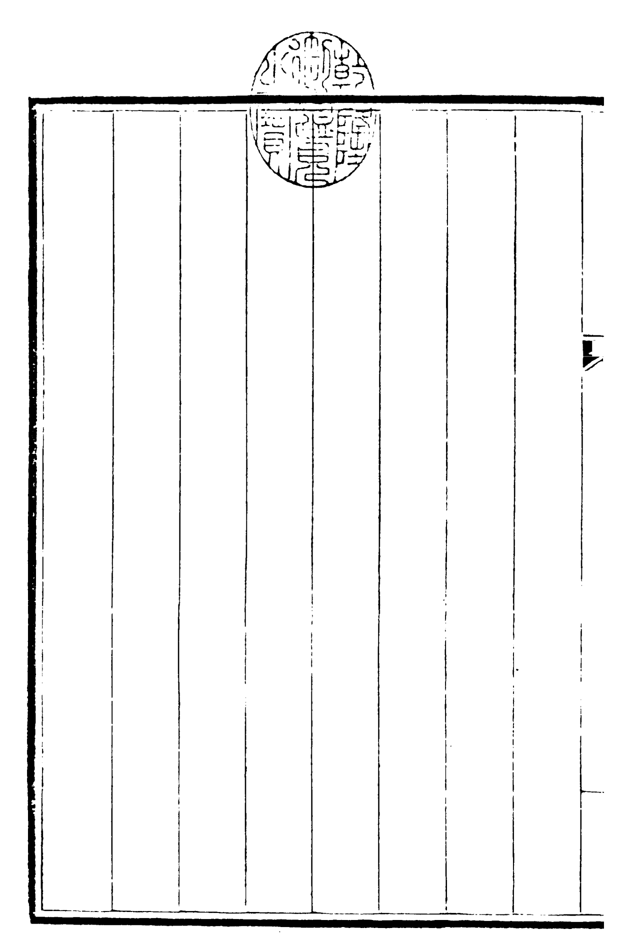
增修東萊書說卷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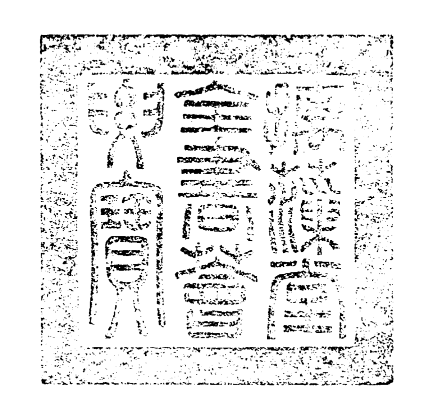
謹按卷三十三第一頁前四行六行冏命刊本冏並作景蓋宋人諱其嫌名今改

第一頁後二行然暮年哀矜初心復還刊本矜譌敬據吕刑經文改

卷三十四第十三頁後二行雖有哀矜之心刊本矜譌敬下同並據前經文改

卷三十五第五頁前五行正君臣卧薪嘗膽之時也刊本卧譌坐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